“木偶戏要唱在乡亲心里，也要唱给后人听”

农民团长“唤醒”千年木偶戏

文化中国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通讯员 王晨蕾 黄之姝

老艺人正在做演出前的准备工作。 戴庆福/摄

谢帮银用丝线牵引木偶。 戴庆福/摄

8月21日，江西省广昌县头陂镇西港村的夏夜人声鼎沸。村口戏台上，鼓点铿锵、灯影摇曳，塘坊木偶戏《永乐观灯》正唱到高潮。启新木偶戏剧团的几名演员，操纵木偶、伴奏唱腔，配合默契。

这场热闹的背后，是一门古老艺术。塘坊木偶戏起源于江西省广昌县塘坊镇，相传源头可追溯至汉代。它属提线木偶戏，木偶以荷木雕刻，头部、四肢关节以丝线相连。演员凭借手中丝线，便能让木偶击鼓、舞剑、送物、翻跟头，动作细腻逼真、活灵活现。

几代农民艺人“忙时务农，闲时登台”，凭着一副扩音器、一台幻灯机，把木偶戏演到赣闽边界的村镇，年均演出超过160场，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作“流动的乡村大舞台”。2013年8月，塘坊木偶戏被列入江西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然而，这门家喻户晓的“掌中艺术”也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困境。启新木偶戏剧团团长、塘坊木偶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谢帮银，已在这方寸舞台上坚守20余载。他与同伴们用丝线牵引木偶，也牵动着几代广昌人的文化记忆与乡愁。

1968年，谢帮银出生在江西广昌县塘坊镇。塘坊素有“入闽咽喉”之称，自古人来人往，也是广昌木偶戏的发源地。村里人常说：“没看过一场木偶戏，就算没过年。”孩提时代的谢帮银，正是在这种氛围里，被“掌中世界”深深吸引。

17岁时，谢帮银开始学习民间音乐，跟着乡里的老艺人唱短篇小戏。他嗓音洪亮，模仿力强，常常一句唱腔就能惟妙惟肖。一次，他在戏台旁看木偶戏时，被老师傅注意到。师傅对他说：“你嗓子好，又肯学，不妨来试试木偶戏。”起初，他只是觉得新鲜，可当亲手拿起木偶的那一刻，他被一种奇妙的感觉击中了。

木头雕刻的人物，在谢帮银的指尖丝线上竟“活”了起来。挥手、点头、走步，甚至挥剑，都有模有样。谢帮银形容，那一瞬间就像“给木头注入了灵魂”。此后，他几乎把所有的闲暇都花在学习木偶戏上——白天练唱，晚上对着油灯操线，不停琢磨每一个动作的轻重与节奏。

练功是枯燥的。木偶看似轻巧，却有四五斤重，牵引线又细而多，手上稍有抖动，台上的动作就显得僵硬。谢帮银常常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手臂酸麻。操纵木偶时需要眼到、手到、心到，他便在镜子前反复琢磨，甚至把木偶的影子投到墙上，揣摩怎样更像一个“活人”。

谢帮银的手指常被磨起血泡，后来长满厚茧。有人劝他“太辛苦了，不如回去唱大戏”，但谢帮银不肯。他说：“木偶一开口，唱的就是我的心。”

1996年，谢帮银正式拜师学艺，系统掌握了塘坊木偶戏的唱、念、做、打。同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老艺人一起成立了“启新木偶戏剧团”。从一个热爱看戏的青年，到真正走上舞台的操偶艺人，他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木偶戏天地。

技艺渐深，谢帮银渐渐明白，木偶戏之所以能让人着迷，不仅是因为它能让木头“活”过来，更因为那方寸之间承载着两千年的文化记忆。

2012年，谢帮银带领剧团申报非遗项目。次年，塘坊木偶戏被正式列入江西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谢帮银也成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肩上忽然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剧团取名“启新”，寓意既要承继传统，也要开创新局。他常说：“木偶戏要唱在乡亲心里，也要唱给后人听。”

谢帮银的舞台并不总是灯火辉煌。更多时候，他面对的，是零散的观众、沉重的生计，以及“后继无人”的焦虑。

启新木偶戏剧团如今有6名成员，平均年龄在60岁上下。他们大多是乡里的老艺人，农忙时下地干活儿，农闲时才聚在一起登台。算下来，人均年演出收入不足1万元。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这叫‘半农半戏’。”可在谢帮银心里，这并不是玩笑，而是剧团真实的生存状态。

“要说挣钱，不如去打工。”谢帮银坦言，木偶戏演出费低，常常一场下来分到个人手里，也就几百元。平日里，他只能靠做零工、种田补贴家用。

2003年，谢帮银去了福建厦门的一家工厂打工。一次春节回乡，他临时演出，结果戏约不断。工厂几次催促返岗，他始终不舍离开戏台，最终被认定为“自动离职”。妻子黄桂香至今还会抱怨：“要不是唱戏，咱家日子能好过点。但他一心想着木偶戏，也算是认死理。我们做家人的，也只好支持。”

最让谢帮银揪心的还是木偶戏传承的问题。木偶戏学艺过程漫长，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他带过5个徒弟，最终都没能坚持下来。有的嫌太辛苦，有的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

谢帮银苦笑：“木偶戏能传下去，全靠下一代，可孩子们都不愿来。”

这几年，剧团设备老旧，扩音器嘶哑，灯光故障频发，谢帮银不得不一边演出，一边筹措资金维修。更让他焦虑的，是年轻观众的注意力被短视频不断分流。

“有时候觉得，我们像逆水行舟。”谢帮银又补了一句，“再难也要撑下去，不然这门戏就真没人唱了。”谢帮银常说：“木偶戏在我们手上断了，那才是真正的罪过。”

几年前，谢帮银主动向县文联寻求支持，请当地作家创作了3部现实题材的新戏——《礼金》《亲家亲母》《我是宪法宣传员》。这些剧目以木偶为载体，折射当下社会生活，使得表演既保留传统韵味，又与时俱进。谢帮银深信：“木偶要能讲述新故事，才能走进当代观众心里。”

在广昌县文化馆馆长杨柳的印象中，谢帮银是少见的守艺人。“他不仅坚持传统，更努力让木偶戏重新焕发活力。”近年来，在县文化馆的推动下，塘坊木偶戏走进校园、社区、广场，观众群体逐渐年轻化。

作为传承人，谢帮银也经常带着木偶戏走进中小学校。谢帮银会把木偶放到讲台上，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和体验。他一边操纵木偶，一边解说：“你看，这根线动，它便能走路；那根线一抖，它就能作揖。”在他看来，这些体验课不是表演，而是播下一粒种子。“只要有一个孩子愿意学，我就愿意免费教，把一辈子的功夫都教给他。”

今年，广昌县文化馆计划邀请谢帮银，以“师徒传承”的方式，指导旰河戏剧团的青年演员学习木偶技艺。对此，谢帮银满怀期待：“只要有人愿意接过这根丝线，木偶戏就不会断。我打算在网上开账号、做直播，吸引更多人关注木偶戏。”

这些年，谢帮银带领剧团奔走于不同的舞台：县城广场、市级大型活动、外省乡村……他明白，只有不断拓展舞台，木偶戏才能有更多生存空间。谢帮银梦想着有一天，塘坊木偶戏能在更大的剧场被人看见，让更多观众知道：这不仅仅是乡村的“草台班子”，而是一门凝结两千年智慧的艺术。

至今，谢帮银依然保持着近乎仪式般的习惯。每当夜深人静，他便点亮案前的灯，将木偶一一摆放，仔细整理衣饰。

有人问他：“你这样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沉默片刻，说：“为了心安。”

扫一扫 看视频

年轻人在“古风团播”找到职业新风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在南京一座看似寻常的写字楼里，一群年轻人正在进行“古风团播”。

记者在直播间现场看到，“水舞台”的粼粼波光随灯光流转，国风乐声婉转，两名主播在水之侧，翩然起舞。

她们身后的幕布投影出竹林夜雨的动态影像，面前的水池上方则有专业设备制造的“落雨”效果。水袖翻飞、裙摆飘动，一支舞完结，下一组主播迅速登场起舞，身后“雨景”无缝衔接为“红墙白雪”。

直播间另一侧，主持人举着麦克风提示流程、和观众互动；身旁的落地屏显示直播间实时画面和弹幕，观众们打出“古典舞好美”“舞者好像仙子”的留言。

当国风舞蹈、非遗技艺、古典美学与直播技术碰撞，催生了古风团播，更在青年群体中掀起一场“国风新消费”热潮。

科班舞者的“云端”新舞台

最近，“团播”成为广受关注的直播形式。所谓“团播”，是指多人在同一直播间进行舞蹈、唱歌等才艺表演的演艺直播形式。

经过两年迭代发展，团播越发精品化、规范化：内容上，衍生出国风舞蹈、二次元等专业舞台级演出。制作投入上，不少团播采用跟大型音综、顶级晚会同水平的灯具、音响、摄录设备，对标电视节目制作水准。持续升级的内容和配置，吸引越来越多专业人才加入。位于南京的“梦华录”系列古风团播圈粉不少年轻粉丝。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到，该系列直播间所在的办公楼层，配置了练舞间、化妆间、服装间、不同规模的直播间等。

一些青年从业者在古风团播直播间找到“职业新风口”。

“梦华录·踏月”直播间的主播“加倍七七”（以下简称“七七”）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中国古典舞系，自小学习古典舞与民间舞。毕业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进入省级歌舞团，曾随团登上央视春晚、元宵晚会等大型演出的舞台，积攒了丰富而宝贵的演出经验。

后来因个人原因，七七离开歌舞团，回到老家先后从事过艺考培训、幼儿舞蹈教学等工作。“这是很多舞蹈生的常规选择。身边也有不少同行会在5至10年后因身体问题或登台机会太少而选择转行。”七七坦言，那段时间，她心里很失落，总觉得专业舞蹈的“舞台梦”还没做够。

师兄师姐进入“团播”行业，让七七看到了职业的新机遇。“来面试的时候，老师们带我去看了他们斥资打造的古风‘水舞台’，非常用心。这里主播大多是舞蹈院校科班出身，也有来自专业院团的，我瞬间有了‘同类感’。”

成为团播主播后，七七的日常节奏是：每天早上练基本功，压腿、练身韵，保持肌肉记忆；下午1点钟到公司上课，下午3点开始化妆做造型，下午5点和队友一起彩排，抠动作细节；晚上7点准时开播，直到晚上10点或10点半结束。下播后，七七会回看直播录屏，对着镜头调整表情、校准气息。

七七说，吸引她从事古风团播工作的重要原因是：一方面，和自己的舞蹈专业联系紧密，能继续提升业务能力；另一方面，在这里不仅仅是单纯跳古风舞，而是用直播的形式让观众看到舞蹈背后的传统文化内涵。

古风团播表演图。 受访者供图

“这种‘专业打底+文化创新’的理念一下子击中了我，这就是我想找的‘能让舞蹈发光’的地方。”七七说。

传统文化成直播“顶流”密码

一些专业院团开始入局团播。今年夏天，陕西省歌舞剧院将古典舞的韵味融入团播的限时竞演模式；吉林省歌舞团“大圣舞千年，踏歌新国潮”的70分钟团播演出，在短视频平台吸引了超过65万人次观看。

制作过《创造101》等大热综艺的七维动力进军团播，旗下组合Slay D在央视举办的综艺竞演节目《开播吧！国潮》夺冠。

“观众为什么喜欢古风？大家喜欢的是那种从历史里走出来的鲜活氛围感。”毕业后就一直从事直播相关工作的庄成，现在职业是古风团播负责人。他提到，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最好的创意宝库。

对传统文化的深耕，让古风团播跳出了“才艺表演”的范畴，成为青年感知文化的“移动课堂”。例如为了打造“徽州渔灯”主题直播，团队走访徽州渔灯非遗传承人，了解渔灯的制作工艺与历史背景，再将巨型渔灯装置搬进直播间，编排专属舞蹈。

古风直播是承载文化厚度、提供沉浸体验的“故事容器”。

古风团播的“前台”通常需要5-7个主播，幕后则需要搭配1.5倍人数的主持人、运镜师、灯光师、运营人员，以及妆造、舞蹈、服装等中台部门。主持人主要负责整场直播的节奏把控，运镜师负责捕捉高光时刻，灯光师营造整体光感氛围，妆造师和造型师负责整体造型打造和保证一场直播的完整性。后端人员会盯着整场直播的数据变化，打磨脚本。

“我们努力帮助普通人通过直播在行业里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深耕行业7年、来自苏州的亿歌互娱公会长雨歌表示，国风主播“才艺展示+文化解读”的内容形式，让观众在看直播时能被创作者背后的专业和用心打动，这就是通过直播进行了一场有文化内涵的传递。“这种情感共振远比单纯的娱乐更有温度。”雨歌说。

抖音直播运营代表高寒提到，今年数据显示30岁以下的新用户成为团播的主力军，女性粉丝占比提升。“这部分用户对审美要求高，喜欢高质量的内容、画面等。”他说，团播粉丝往往都是“事业粉”，“愿意花时间陪伴主播成长”。

“我爸妈每天都会准时看我直播，妈妈还会拿个小本子记我的表情有没有到位、哪个动作衔接有点生硬，甚至会刷抖音看其他团播，回来跟我念叨‘你看人家这个跳得多灵活’。”七七笑言，粉丝们特别可爱，群里经常给她们出创意，聊不了几句就催“快去排练，等看新作品”。

这种被家人支持、被“事业粉”期待的感觉，让七七感到跳舞不再是孤军奋战，希望能在团播舞台上，把更多有文化内涵的古风舞跳给大家看，让更多人爱上传统文化的美。

短剧让非遗活起来，在《舞动敦煌》中古今对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唐代舞姬昭慕云一袭红裙在黄沙间翩然起舞，宛如敦煌壁画“飞天”破壁而出；现代的舞蹈学院敦煌舞专业学生陈曦为了毕业大戏辛苦排练……因为莫高窟的壁画，两人意外发生灵魂互换。陈曦变成舞姬跟随丝路商队开启沙漠逃亡，昭慕云则顶着现代学生的身份接着排练毕业大戏。最终，这两人古今合璧修复壁画、创作舞蹈。

近日，首部舞蹈微短剧《舞动敦煌》上线，这部融合敦煌壁画与舞蹈的作品，以创新形式让沉寂千年的敦煌文化“活”了起来，更让非遗传承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作为首部“舞蹈+短剧”跨界作品，《舞动敦煌》从创作到呈现全程以精品化为导向：不仅邀请敦煌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确保文化表达的真实性；更请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敦煌舞教研室主任史敏担任舞蹈总监，将壁画中静止的飞天、伎乐形象转化为活态“敦煌乐舞”，让“画”与“舞”进行古今对话。

日前，《舞动敦煌》总策划许文广、总制片人杨娜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分享这部剧的创作心得。

《舞动敦煌》剧照。 剧方供图

“舞蹈+短剧”为非遗传播找新载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内容运营一部副主任、《舞动敦煌》总制片人杨娜说，之前央视频出品了自制微短剧《东坡先生赶考记》、国内首部AI全流程微短剧《中国神话》，并与红果短剧合作推出了《重回永乐大典》等。

《舞动敦煌》的诞生，源于团队对非遗传承的深度思考。

主创团队此前打造的《重回永乐大典》，通过微短剧形式讲述古籍修复故事，让静态的古籍保护走进大众视野。而敦煌壁画作为另一重要文化瑰宝，因文物流失等问题，始终承载着大众的文化情结。

“一提到敦煌，很多人意犹未尽，我们想通过更生动的形式展现敦煌文化。”杨娜回忆，有一部关于敦煌的话剧《受到召唤》采用“话剧+音乐剧”的形式，这让团队萌生了“舞蹈+敦煌”的想法。“敦煌舞本身有文化认同基础，再结合微短剧的传播优势，或许能让敦煌文化以更鲜活的姿态呈现。”

《舞动敦煌》的创作由此开启。

杨娜说，团队的创作核心聚焦“反弹琵琶”这一元素。“反弹琵琶是古代乐舞，也是学术争议点，但它并非古人臆想。”她介绍，古代琵琶更小更轻，具备“反弹”的可能性，而且可以边弹边跳。团队将“反弹琵琶”作为线索，和敦煌壁画串联起来，实现古今舞者的对话，让敦煌舞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而是能被看见、被感知的艺术。

为确保敦煌舞的专业性与文化韵味，团队从创作初期就找到了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敦煌舞教研室主任、一级演员史敏。史敏不仅担任了本剧的舞蹈总监，更本色出演舞蹈老师一角。

杨娜透露，在打磨剧本阶段，史敏给出了大量专业、可行的建议，让整个故事从舞蹈呈现到叙事逻辑变得更加合理。例如，史敏反对最初剧本中“现代舞与古典舞碰撞”的设定——“街舞往下沉，敦煌舞往上挑，气息和动作逻辑完全相反，强行融合会变得‘四不像’。”最终，剧本调整为古今角色均跳敦煌舞，既保证了艺术的纯粹性，又让故事更具合理性。

剧中女主角陈曦的扮演者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演员，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敦煌舞专业，拥有扎实的舞蹈功底与丰富的舞台经验；饰演唐代胡姬昭慕云的演员虽为影视演员，但从小学习古典舞，基本功扎实。

古今对话让非遗传承有“代入感”

《舞动敦煌》采用古今双线叙事，舞蹈专业学生陈曦与唐代胡姬昭慕云因敦煌壁画蓝本互换灵魂。

剧中，古今角色的互动不仅推动剧情，更实现了非遗知识的自然传递。昭慕云用现代知识帮陈曦解决沙漠脱险、壁画着色难题；陈曦则在古代体验中，感受到古人守护壁画的艰辛，从“个人主见强”转变为“懂得团队合作”。

现代与古代的双向对话，让敦煌精神与人物成长自然相融，也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这份“与我有关”的触动：昭慕云对现代生活的惊叹与向往，让人懂得珍惜那些看似平常、实则来之不易的平静与幸福；陈曦的古代经历，也让人切实意识到，那些被逐渐淡忘的历史文化，原是一代代先人用生命与热血守护至今的珍贵财富。

这种成长线，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传承”不是口号。

《舞动敦煌》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敦煌舞“活”了起来，更在于探索出了非遗与微短剧结合的新路径。团队曾与江苏连云港合作AI微短剧《美猴王》，带动当地花果山景区春节期间连续7天预约爆满，微短剧为文旅发展和非遗传承注入新活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副召集人许文广表示，精品微短剧要具备“文化内核、剧情合理、美学高度”三大标准。像《舞动敦煌》不仅展现敦煌舞，还融入传统颜色知识、壁画修复技艺，让非遗元素自然融入剧情。未来，团队还计划探索戏曲微短剧、武术微短剧，把更多非遗项目搬上荧屏，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中国的文化根脉。

记者了解到，除了手机端播出，《舞动敦煌》还将开启“大小屏联动”模式，后续将在央视播出。许文广说，希望通过一系列精品文化微短剧，让青年“知来处，明去处”，助力非遗活起来。

文化批评

□ 任冠青

我们为什么在工作后爱上『学特长』

前段时间看脱口秀，一名演员聊到自己成年后学跳舞的经历：专门请了舞蹈老师，好好学了一段，把视频发到网上，结果却因动作僵硬被网友揶揄“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在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表示“似曾相识”：仿佛看到了自己“零基础艰难学艺”的模样。

从几年前开始掀起的“白天上班，晚上学艺”风潮，时至今日仍热度不减。据媒体报道，9月1日，与各大中小学同步，首次开设的上海市民日校与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正式开课，4万余名学员迎来“开学第一课”，人数再创历史新高，有的课程名额甚至上线6秒就被抢完。报班的市民中，不乏各行各业的年轻上班族。这几年，我也注意到，身边朋友通过学特长“重新养自己”的案例越来越多，朋友圈里时常出现攀岩、游泳的英姿，以及弹古琴、学唱歌的阶段性展示。

上兴趣班，是不少80后到10后的“童年阴影”。除了少数具有天赋、小小年纪便能体会其中关窍的孩子，大多数人是在一次次尝试后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我还清晰记得当年“艰难学艺”的挫败感：在同学能惟妙惟肖绘牡丹、画老虎的时候，我却连最简单的萝卜都描不好；上乐理课时，连字都不会写的自己如听天书，遑论领悟音乐的美妙；当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都能动作利落地完成一整套跆拳道动作时，我还在为踢腿总是拖沓不到位而苦恼……难怪有人总结，很多孩子上兴趣班的结局都殊途同归，那就是确认了自己果真没有文体天赋。

那么，为什么不少自知没有基础、缺乏天赋的年轻人，工作后反而爱上了“学特长”呢？我想，让兴趣班回归最原始的兴趣导向，或许是其中最首要的原因。

在网络上搜索分散于城市各个角落的青年夜校课程，会发现不仅有烘焙、摄影、簪花课，还有更为小众的电工、缝纫，甚至“果木烤鸭”课程。人们愿意在业余时间学习这些内容，大多不再为了满足他人期待和功利化的考级、拿证，而更多是纯粹的兴趣使然。

随着社交媒体发展，许多文艺和体育项目的高光时刻，都能通过网友的传播和二创展现出来，由此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比如，有人是看到大跳台上的少年的滞空身影后，产生了奔向滑雪场的冲动；有人因刷到芭蕾舞演员身穿围裙、手拿铜锅，复刻艾斯米拉达变奏的有趣视频后，意外发现了这项艺术的魅力点。与小时候懵懵懂懂便开启“学艺”旅程相比，这种由自然发现乐趣到产生“我想要学”动力的路径，其实更符合“兴趣班”的本义。

剥离了外在评价的功利属性后，人们的特长学习也会少了一些追求结果的急功近利，逐渐找回学习过程本身的幸福感。我发现，最近几年，不管是在上瑜伽课，还是学自由泳、零基础“勇闯芭蕾圈”时，老师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提醒学员一句话：不要跟别人比，专注于自己的进步。

的确，每个人的体能基础不同，对动作技巧的领悟能力也有所差异，如果总是抱着与他人“一较高下”的竞争心态，不仅是自寻烦恼，本身也并无必要。毕竟，大多数人工作后学特长，都不是奔着拿冠军、拼奖牌去的。反倒是当我们专注于精进技艺本身、提高对身体和呼吸的控制能力时，能暂时跳脱日常琐事的烦扰，逐渐进入颇为治愈平和的“心流”状态。在节奏日益加快的都市生活中，这种松弛而愉悦的体验显得更加宝贵。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并不觉得下班“学艺”辛苦，反而将其视为“高速路休息站”的原因。

有朋友曾这样阐释对个体自由的独特理解：自由就像一个圆圈，当我们攻克一个个困难、“拿下”一项项技能，这个圆圈的范围就会不断扩大，我们眼前的世界也会随之变得开阔、充实。